

安徽商报 安徽作家方阵（第二辑）

谈情说爱

陶妍妍 著

Tanqing shuo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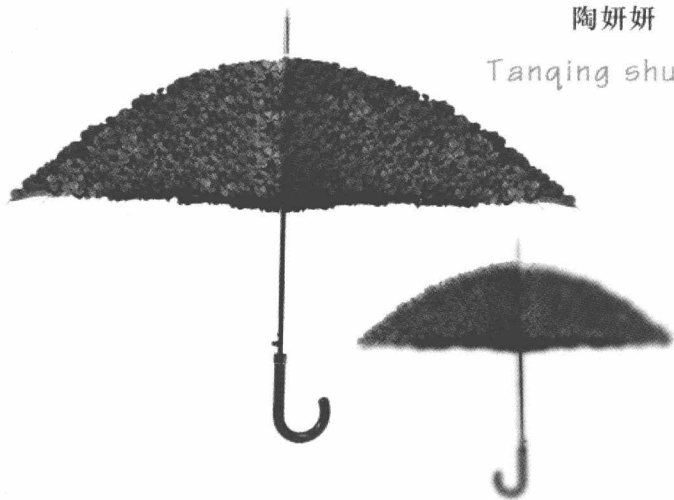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谈情说爱

陶妍妍 著

Tanqing shuoa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谈情说爱/陶妍妍著,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10
(《安徽商报》安徽作家方阵丛书. 第2辑/周彪, 吴龙主编)
ISBN 978-7-5650-0104-8

I. 谈… II. 陶…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
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9896号

谈情说爱

总 策 划: 汪家骊 汪谷震
主 编: 周 彪 吴 龙
著 者: 陶妍妍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 0551-2903038
 发行部 0551-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press.com.cn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总 字 数: 1000千字
总 印 张: 71.25
印 刷: 合肥华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总 定 价: 280.00元 (全十册)
单册定价: 28.00元

序

2009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为了庆祝新中国60华诞，也为了迎接安徽商报成立10周年，我们决定出版“安徽商报安徽作家方阵”第二辑丛书。5年前，我们曾成功地推出了“安徽商报安徽作家方阵”第一辑丛书，在安徽媒体中，率先将报纸的重点作者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凝聚力量的文化品牌；同时也为宣传安徽，振兴文学皖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报人和作家一样，都是思想的信徒，文字的手艺者，是一群不满足凡尘生活时刻怀揣理想的舞者。美丽的环城河，曾见证了我们的近十年的耕耘与收获。在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的坚强领导下，安徽商报秉持“新锐主流，人文关怀”的办报理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近百万读者的高度认可，也赢得了媒体同行的尊重。作为安徽成长最快的主流都市早报，安徽商报成功地跻身于安徽报业第一方阵。

安徽商报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最重要的就是比较好地实施了市场机制下的人才战略，建设起了一支年富力强、精诚协作的人才队伍，拥有了一批懂办报、善经营的核心骨干。这些精英人才敢于拼搏、乐于创新、甘于奉献，富有锐气和精气神。他们可以说是商报核心竞争力。

如何人尽其才，给予其发挥能量、优势的空间，这一点，安徽商报在筹办《橙周刊》等多个周刊上，就有着成功的“试水”。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培养、打造报社的名记者、名编辑，也打造安徽商报好的作者队伍。我们知道，一张报纸要获得认可和提升，专副刊是至关重要的。报社本身的强大作者队伍，就是我们的品牌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让安徽商报自己的优秀写手们，集体亮相于“安徽商报安徽作家方阵”第二辑丛书。

一个好的团队是有强大气场的。他们聚集在共同的旗帜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和气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观察视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字风格。我们尊重这种个性，同时，我们的整体风格和气质又十分接近，那就是，安徽

商报人在整体上呈现的是同一种风貌：团结、活泼、进取、乐观、和谐、向上……这种优秀的品质，就是安徽商报气场之所以强大的动力。

5年过去了，在第一批丛书中的很多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5年过去了，安徽商报的又一批作者也得到迅速成长。目前汇聚于安徽商报旗下的，有一大批在省内外颇有名气的年轻人。在他们当中，钱红丽的文字隽永而广博，张扬的文字凝练而厚实，葛怡然的文字精灵而生动，陶妍妍的文字灵动而知性，杨静的文字大方而质朴，杨菁菁的文字俏丽而刁钻，邹骏的文字简约而感性，恭小兵的文字率性而调皮，李筱懿的文字风趣而流畅。另外，本报摄影记者张东俊，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图片拍得干净、唯美，多次获得大奖，去年他与中国9名摄影家拍摄的黑白作品，代表中国，获得了国际摄联的团体金奖。

一个人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与一个地方发生缘分，和某种事情发生缘分。安徽商报，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我们一生的缘分——对于这批年轻人来说，安徽商报就是舞台，也是跑道，只要他们努力，他们就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套丛书的10位作者，在商报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兢兢业业，对生活敏感，对工作热爱，对成功渴望。他们用手中的笔或者镜头，见证了生活，也创造了精彩。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安徽商报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吸引了一大批读者；同时，也使自己的人生富有意义，变得更加充实、多彩。

文字就是情怀，文字也是人生。我们希望这批年轻的写手，对生活要有乐观的态度、深入的思考，奋发的精神；不满足现状，不断丰富知识、阅历和情趣，以留在纸上的印迹为荣，力争写出更多的优秀新闻和文章。

星河灿烂，江湖路遥。

是为序。

周彪 吴龙

2009年9月1日

目 录

一树梨花在海棠	1
青春不痛	12
恋恋三季	19
君至昙花开	34
对彼岸的恐惧	39
此情无关风月	45
别往伤口上撒把盐	52
别用出轨来拯救婚姻	59
一个人的时光	66
相爱的人不一定适合婚姻	73
万喜的春天	81
生活只有卑微的小幸福	88
亲爱的，我回新疆等你	96
开水白面包	109
华丽转身 满目疮痍	119
原来都是插曲	126
爱情在责任后脱线	133

他爱的是男人	141
感情是一柄精致的利器	150
炙热的爱，渐渐凉了	157
躲不过一场爱情荒诞剧	166
如此不堪的爱你	174
婚姻中的冷暴力	183
嫁入名门不快乐	191
一个人能背负秘密多久	199
药引	207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215
一切都是机缘（代后记）	224

一树梨花在海棠

他一直很坚持的认为：如果爱情没有结局，执著也会是一种美丽。所以他把对她的感情一直坚持了六年。他曾在心中种下一粒叫做信念的种子，而这些年来，种子一直没有发芽，时至今日。

第一次遇见她，是十七岁。

他很清楚地记得：那是入学后第一个周五的下午。他成绩很好，中考时达到省重点线，但这所附中也还不错，并且承诺以他的分数来就读，可以免三年学杂费，他就来了。

他的家境不怎么样，一直穿着爸厂里发的蓝布褂子，灰扑扑的像个土孩子。可老师还是找到他，周五下午把他叫到办公室，让他做高一（1）班的团支部书记。他推辞了几句，老师便开始讲大道理，他不想多听下去，草草点点头应了下来。

下楼梯时，他抓抓自己枯草似的乱发，看太阳有些斜了。经过学校国旗台时，一个女生正背对着他收国旗。她穿着一条白色棉布长裙，夕阳给了一个很好的剪影，一头栗色的长发折射出柔和的光泽。有人在后面喊“木槿”，他慌忙回头张望，却是一张陌生的脸。再回

过头，那个女孩已经从旗台上蹦下来，向他身后的那个人很灿烂地笑，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

这是他第一次遇见她的情景。

许多年后，他都会很想念木槿在那个夕阳下的笑容，那样不经意却很温暖。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不经意，促成了人与人内心的暗合。如果那天他没有被班主任叫去谈话，如果不是有人在身后喊“木槿”，抑或她没有那个笑容，或许他们到今天，都只是擦肩而过的校友、同学、陌路人。然而，这些如果都是不存在的。

又过了几天，广播里通知各班的团委书记放学后去校团委开会。他在班上一直磨蹭到把立体几何做完才过去。那座校办楼只有两层，是吱吱呀呀的老式木楼，楼道里很安静，空气中渗透着一股腐朽的凉气，让他有些寒栗。倒是团委的会议室，在二楼的顶西面，夕阳洒满整间屋子，年轻的团委书记，在办公室里插了满满一玻璃杯的秋海棠，倒也雅致。他并不是最后一个到的，找了张靠里的沙发坐下来，无聊地翻弄着手边的几本《中国青年》。又有几个人陆续进来，书记开始点名，“高一（1）班穆瑾。”他不经意地答了一声“到”，蚊子一样的声响。他看见对面的女孩一愣，“高一（2）班李木槿”。“到”。她看着他，他只装作没看见，大伙倒是都笑了。后来团委书记讲了一些套话，又让他们新生自我介绍一番，最后提了些要求就散会了。

穆瑾后来想：她在他眼中是那样的骄傲。那时他已经知道，李木槿小学、初中都是在这座附中里度过的，连高中也是直升的。她从小就是班干部，老师们都认识她。那时的他却有些孤独，本来就内向，班里的同学又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让他觉得自己与他们之

间有一道像刀切一样的裂痕。倒是李木槿，每次在楼道里碰见时，还点头打个招呼，像是种同志般的关怀。这让他很满足，甚至有些许感动。

他把心思全放在学习上。期中考试时，他得了年级第一，半学期以来憋的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他心里是有些得意的。同学们像是重新认识了他，下课后，去他座位问问题的人渐多了起来，他也不再那么孤独了。只是很久没有在楼道里碰到李木槿，他觉得有些空空落落的。

有天下午，他做完一套AB卷后才推车回家，在排球场上看到李木槿，穿着一件大大的铁锈红毛衣，深蓝色的牛仔裤，长长的头发束成一条松散的麻花辫，和别的同学在打羽毛球。他心里有些生气，她总穿得那样光鲜，业余时间不是搞活动就是忙打球，难道不记得自己期中考试物理不及格了吗？

有人在后面大喊“穆瑾”，他没回头，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叫她“木槿”，而自己却像没有了名字。她停下来回头看，又笑着喊他：“哎，穆瑾，有人喊你呢，怎么跟只大‘聋瞎’一样？”她呵呵地又笑了，他的脸突地红了。回头看，原来是小艾，他跟她并不熟，只是她常去他的位子上问问题。他突然意识到，期中考试后，许多人又改叫她李木槿了。他想到第一次遇到她时的情景，那时的她，在他心中是那么骄傲。

小艾赶了几步追上来，气喘吁吁地说，想顺路一起走，他沉默地点点头。推车要走时，李木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住他，告诉他，团委书记已好几次问起他为什么不去开周五的例会了，“我帮你圆了好几次，你还是去一次吧。”她湿漉漉的发梢沾在额头上，身体散发

出一股汗浸浸的体味，他一直以为自己不喜欢这种整日蹦蹦跳跳的女孩，但他喜欢李木槿。他抬头看看她：“那你周五叫我一下吧。”说完，就和小艾一起推车走了。

周五下午，李木槿真的来窗台边叫他。他当时正在做一道代数题，思路一下被打乱，有些恼火。他便不理她，只顾埋头把那道题飞快地解完。等抬起头长长地嘘一口气时，看见李木槿还站在窗口，小小的鼻头被冻得通红，湿湿的像只小兔子。他心里一紧，忙跑了出来。穆瑾心里有些自责，想说两句道歉的话，又不知说什么好，两个人只好一路无语地走去了。

到了团委办公室，人还没来齐，书记上前拍拍他肩膀：“牙治好了没？”“啊？”“哎，木槿不是说你牙神经坏死，这几个周五都去牙病防治所了吗？”“啊！”他感觉到李木槿在后面使劲拽他衣角，便慌忙应到，“全好了，谢谢老师关心。”书记笑着点点头走了。他突然明白，李木槿为什么总那么忙，为什么书记不追究他的无纪律性，为什么她的期中成绩会下滑。他很想说两句感谢的话，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你看我牙黄，就说我牙神经坏死，咒我啊？”她呵呵笑道：“你就这么点缺点，我有什么办法？”他一愣，不知该接句什么好。

散会后，他推车和李木槿走在校园的林阴道上，夕阳把他们拉成两个瘪瘪长长的影子。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哎，穆瑾，你和小艾熟吗？”“一般，干吗？”“没什么，小艾是个好女孩。”她很淡地答道。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中，在自己五平米的小隔间里踱来踱去，面前的英文单词如一条条蠕动的小虫，弄得他烦躁不安。他不想去想下

午的点点滴滴，他觉得李木槿最后的那个表情，像一杯不新鲜的啤酒，酸涩而怪异。他烦透了，干脆蒙头睡觉。后来再见到小艾时，有意无意地，他给彼此间加了条线，倒弄得小艾无所适从。许多年后，他再回想，或许李木槿当初真的是无意，或许小艾的确有如娇弱花蕾般的情感，却被他无情地扼杀了。那份年轻的感情，是那样百分百的无杂质，哪怕一丁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做出一个不计后果的冒失决定。要是放在今天，他或许会更多的理解小艾，而那颗结茧的心，或许也感觉不到那微弱的波澜。

这之后的每个周五，他都会去开团委的例会。并不因为什么，只是习惯了有李木槿的周五。他不知道她有什么魔力，只觉得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出现变得丰盛起来。

日子像水一般无痕滑过，经过很多个周五下午和大大小小的活动合作，他们之间已有了很好的默契。例会倒不常要他们参加了，中学就是这样：高一忙实践，高二忙会考，高三忙冲刺。他们都是高三的学生了。

可能因为有了压力，李木槿的成绩倒有了起色。他的成绩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只是偶尔会有隐隐的偏头痛。高三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大雪持续了两个多礼拜，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他的偏头痛开始严重起来，便常趁课间站在走道里看雪景。和学校一墙之隔的那排平房里，有一扇窗口总是亮着橘红的灯火，他觉得很像李木槿的笑容，平静而温暖。

正巧李木槿抱着一大摞卷子，穿着一件亮黄色的小棉袄，像只小皮球一样向老师办公室“滚”过来，他看见她，联想到表妹最喜欢的卡通鸟阿翠，不禁笑出声来。她走到他跟前，没笑，反倒很惊讶

地问：“穆瑾，你脸色怎么那么白呀？”他心里一暖，“我头有点疼。”“肯定是不要命地的做题弄的。嗯，小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革命队伍还是很需要你的。”他被她那副怪样子逗笑了。她突然很神秘地压低声音说：“明天周三，下午没自习，你这个书呆子肯不肯牺牲两小时陪我去个地方？”他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大“阿翠”便甩着两条麻花辫，一滚一滚地走进了老师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放学，他在楼道口等她。李木槿换了一身火红的羽绒服，像一只小小的太阳。他跟在她身后走了很久，好像到了离学校很远的郊区农村，他们站在一条已结起薄冰的大河的河堤上。河的东面是整片的辽阔雪原，和灰蒙蒙的天在很远处结成一条线，起伏，蔓延，勾勒出树枝、村庄、炊烟。

“穆瑾，你说天上有云吗？”他嗯了一声，还没反应过来，她又接着说：“没有云，就没有泪；或许因为满天的云，泪太多了，就结成了冰。”他很愕然，看见她已经轻轻闭上眼睛，眼角有一滴泪滑下来。他很想上前把它吻干，但他只能站在那，也轻轻地闭上眼睛。他闻见雪中的空气里有一丝微甜，风在耳际滑过，有一种冰凉的快感，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哭，他对她有太多的不了解。

过了很久，他听到“咔嚓”几声，睁开眼，李木槿正端着一台小型照相机，已恢复了平常的模样。“嗨，穆瑾，帮我拍几张照片，没问题吧！”他端起相机，看见取景框中的木槿像一朵娇弱的百合花，心不禁伤感起来，谁也不敢保证半年后，大家会不会天各一方。后来她也为他留了影，一句有一句没地逗笑话给他听，那个下午还算愉快。穆瑾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旁边没一个人，他没有机会跟她合一张影；后来又想，就算旁边有人，也未必能合上一张影

的，心不禁又怅然起来。

他陪她去学校旁边的彩扩店冲胶卷，然后又送她去车站，看她上了车，他又折回彩扩店。“老板，刚才那桶胶卷能再帮我多洗一套吗？”老板点点头，他支支吾吾的不肯走，老板看看他，问：“小老板，还有什么事？”“别告诉刚才那个女孩，我多冲了一卷，行吗？”老板笑了，爽快地答应道：“行”。

第二天中午，穆瑾提前四十分钟去学校，直接去彩扩店取走了那套相片。他只匆匆翻了几张，就把它们夹到书中，回了学校。路上的雪许多都脏了，化成黑黝黝的水，又结成冰，在他的脚下咯吱作响。班里还没来几个人，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掏出来，仔细分辨着她那一个个或安静或顽皮的模样儿，不禁笑出声。后来他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照片中的自己分明在盯着掌镜头的那个人，不禁有些慌乱，不知道李木槿看见后会怎么想。

掐到放学，他被李木槿堵在楼道口：“谢谢你，技术还真不错，”她递过来一个信封，“里面是你的照片。”和她分手后，他打开信封，看见他所有的照片都在里面，连底片也一张都不少，心不禁失落起来。

那个7月对于穆瑾来说是一场劫难，经历了三天的高烧、偏头痛和失眠后，他已经完完全全虚脱。爸去学校取回标准答案，他翻了两页就直接甩到了床底。整日里，他躺在床上，看天，看树梢，听鸽哨声，想那个关于满天星冰的传说。李木槿打过一次电话给他，他听出她想安慰的语气，便抢过话头东拉西扯几句，然后不客气地把电话挂了。挂断的那一刻，他听到了李木槿微微的叹息声。

虽然他的分数高过重点线两分，但还是选择去了复读班。他听说

李木槿又直升了那所大学，上的是信息工程专业，按着她既定的轨迹平静的延续着。他一直倔强地不肯与她联系，只是偶尔会在午夜的台灯下翻起那些照片，想那个夕阳下的干净笑容。5月穆瑾生日时，收到一封信，他看出是她的笔迹。信封里只有一张4A纸，上面有电脑打印出的花体字“生日快乐”，像四只火球投向茫茫深海，下面还有李木槿写的一行字：“世界很大，你我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世界很小，它日相逢也未可预料。祝：高考成功。”他不是很明白话的意思，也不愿多想。

一切在她的祝福中变得格外顺利。7月的某个晚上，他拨通声讯台，查到分数的那刻，终于长长吐了一口气。挂断电话，他就又拨通点歌台，在电话里为李木槿点播了一首Beyond的《喜欢你》。

李木槿一个暑假都没给这首歌任何答复。穆瑾一直联系不到她，心中的信念便渐渐微弱下去。一年的复读生涯让他痛苦，也成熟了许多。他并不是一定要得到什么，只觉得一桩年少的情结没有了却，他只是想说出来，也想要一个答案，无论是正还是负。要走的前几天，李木槿打来电话，说在校友录上看到了他的消息，很为他高兴；然后又说自己一个暑假都在南方实习，没和他及时联系之类的话。他们客客气气地讲了许多，穆瑾觉得自己的灵魂在空气中游泳，他很想问她有没有听到那首歌，但最终没有张得了口。

当海棠花再开时，穆瑾已经在北方那所著名的学府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灰扑扑的土孩子又成了系里的宣传部长，他恍惚觉得生命在轮回，只是不再见那个长发白衣的女孩。其实校园里这样的女生也很多，却再没看到那么干净温暖的笑容。

他们偶尔会联系，她总爱讲一些怪怪的为人处世之道和灰暗的人

生观，信往往写到一半就添一句“你是不会懂我的”，然后添两句笑话，就匆匆收了尾。他没有想到她原来有那么的阴郁和不快乐，他竭力想写信安慰她，提起笔又发觉自己的不知所措。北方的冬天和南方的感觉大不相同，穆瑾坐在有暖气的图书馆里想：或许这片天空不会结冰。他拿出一张印有“水晶之心为你”的圣诞卡，写下“木槿，新年快乐，学业有成”几个字，就把它塞进了信封。他想，她应该会看到卡上印着的巨大的“love”，他应该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木槿的信在十天后来，雪白的纸上只有简短的两行字：“十二月三十日晚十点，我给你电话。”那天，已经是三十号了。

十点钟没到，穆瑾已站在楼道口的话机旁了。要打电话的同学很多，他拉下脸皮霸着那只话机，不停地解释和道歉。渐渐，等打电话的人都排成了一排，他们很不满地看着穆瑾，而他只顾低头守着那只电话。他听到不断有人骂他“神经病”，他知道秒针在不停地挪步，人渐渐少了，他的心也灰了。后来，整幢楼都熄了灯，他摸索回到寝室，从室友那拿了包烟，又回到楼道口，坐在楼梯上，盯着那只沉默的话机，一支接一支地吸，只有那盏15W的白炽路灯，寂寞地陪着他。

当水房里开始有人刷牙洗脸时，才发现脸色苍白的他疲惫地靠在栏杆上，脚边是一圈烟蒂。宿舍的老二看见他，吓了一跳，跑过来说：“你怎么在这，我还以为你去了通宵教室。”见他不搭话，便用手推推他的头，这一推吓了一跳，忙叫起几个哥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了校医院。

躺在输液床上，穆瑾感觉不到什么痛苦。他觉得这一夜自己仿佛死了一回。他把这五年里的点点滴滴都回想了一遍，突然觉得，这么

多年来，一切都只是自己内心的暗流。她那些不经意，都因为自己的主观而变成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们之间，除了友情，或许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份朦胧的感情，比友情多一点，但比爱情却少很多。

那年春节，穆瑾被系里推荐去电视台实习。第一次在外地，就和一大堆演艺明星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李木槿一直没给他打电话或寄个只字片言什么的解释一下，穆瑾想：这或许就是她表达的方式。

再听到李木槿的消息，是第二年的暑假了。作为名校高才生，他终于能接受再和中学的同学们打照面，于是被一大帮人簇拥着去喝茶。两年的时间，大家都变了许多。他又看见了小艾，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想到当年自己因为李木槿的一句话而断然与她绝交，不禁后悔自己年少的鲁莽和荒唐。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过去的同学，他听见有人说起隔壁班的李木槿真可怜什么的，心咯噔一下，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李木槿现在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啊？”大伙都很惊异，“她得白血病死了。”大家的话题便转到了李木槿身上，说这么优秀漂亮的团支书，刚进大学半年就被查出白血病，还一直坚持着上学，暑假才去的北京做系统治疗；又说听说她是有家族史的，外婆和一个姨都是得这个病过世的；她一病两年，一头长发全落光了，还是戴着假发套开的遗体告别会。

他听不下去了，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过世的？”“今年3月份”，小艾轻轻回答。这之后他便沉默地一杯接一杯喝茶。没人发现他的异样，也没人知道在他年少的生命中，他曾占怎样的一个分量。